



青州广电



青州新闻网

大人泰山

□ 廖本发

游邵庄凤凰引与牡丹园有感

□ 李桂茂

20世纪20年代中叶,一个叫振的男孩降生于名为山前李的小村落。这个小村落地处山东青州府附郭县——益都县的东南乡,背依棋山,波光粼粼的洗耳河自村前蜿蜒而过,河对岸就是一村拥有四御葬而闻名遐迩的郑母店。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”,海拔仅仅百余米的棋山,因从千里沃野之中突兀拔起而蔚为奇观,棋山山神庙更是一个香火繁盛的所在。

若干年后,我与她登临了棋山,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慨叹人世间的沧桑巨变。棋山巍峨依旧,环抱山体周边的嘉禾“绿海”嬗变为大棚“银海”,不远处那条曾氤氲宋高祖赵匡胤王气的洗耳河,粼粼波光却踪影难觅……因她识他,是这次棋山之行最大的收获,也让曾经分居益都县域南北的两个年轻人永远走在了一起。

1943年春天,这个曾经的小小男娃蜕变为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有志青年,目睹日寇在家乡的土地上耀武扬威,肆意妄为屠杀百姓,孔武有力的他心在滴血。经与家人再三权衡,出身于耕读世家的他,毅然投笔从戎,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。他随军来到了胶澳,也就是现在的青岛,当时的军队中有文化的人凤毛麟角,而他身材高大结实,又兼粗通文墨,有幸被选拔进入了一所由当时政府主办的海军专门学校,经过一年多的专业学习,圆满肄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海军第二舰队安吉舰担任掌舵员。身穿蓝色披肩海魂

衫,头戴飞舞着黑色飘带的无檐帽,腰挎左轮手枪,目光深沉,英俊威武,航海掌舵成了他最擅之长者。在上舰后不久进行的20多艘军舰掌舵员业务比武中,他一路过关斩将,最终独占鳌头,自此他和战友们在中国的万里海疆纵横驰骋,担负起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重任。1949年4月,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战役即将打响,中华民国海军内部暗流涌动,第二舰队官兵军心荡漾,摩拳擦掌,因为他们的心头正在酝酿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暴。1949年4月23日,这场大风暴终于尘埃落定,第二舰队25艘舰艇、1271名官兵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,号称“固若金汤”的长江防线随之土崩瓦解,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盛赞此次起义为“南京江面上的壮举”,他和战友们从此投入到人民的怀抱,光荣地成为了人民海军的一员。

1950年,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百业待举,人才匮乏成了那个时代制约地方发展的头等难题。他洗去征尘,脱下穿了近十年的军衣,放弃了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,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贫穷落后的山前李村,报效备受战争摧残的故园热土。山前李村地处偏僻内陆,他所拥有的专业特长根本没有用武之地。正当他在踌躇徘徊之际,区公所的文教文书来到了他的家中,邀请其到郑母区乡村学校教学。从航行大海到为人师表;从整日舵轮罗盘操作,到天天黑板奋笔疾书,如果说七年前

他是投笔从戎的话,七年后则完成了投戎从教的角色转变。

那时候,乡村学堂一般设在村中大户人家的闲置房屋,或设在废弃的庙宇,教学设施因陋就简,与大城市的学校窗明几净相比,可谓云泥之别。当他刚刚迈进学堂的门槛时,曾经的军人步伐也曾彷徨过,而走到黑板前,面对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,那颗原本不平静的心释然了。白天他把身心留在课堂,晚上回到住处对教材刻苦攻关,他用萤火之炬照亮乡村孩子知识贫乏的心田。渴了,用从部队带回的搪瓷杯喝凉水;饿了,啃一口干硬的窝窝头。曾经丰盛的舰艇伙食已成昨日梦影,而他扎根乡村献身教育的信心和决心却愈发坚定。每当月末薪水发放下来,他留足了自己和家人的正常花销费用,其余的则添置了教学参考书,资助了家庭特别困难的学子。如今曾经受惠的学子早已年逾花甲,谈起当年恩师的义举仍然唏嘘不已。

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改革开放前,乡村生活非常艰苦,基层教师工资拖欠常常发生,有时候甚至拖欠十个月以上,有的教师不堪其苦,默默脱离了教育领域,而他却依然扎根基层。他常常说:“困难是暂时的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”乐观的心态,坚韧的信念,甘于清贫的品格,深深感染了身边的人。“在外安心教学吧,家里的农活由我撑着。”羸弱的妻子这样对

他说。每当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,他的眼睛总是湿漉漉的。

他历经新旧两个社会,新中国的勃勃朝气和旧中国的沉沉暮气,让他感慨万端。为此,他给儿子取的小名、学名分别是兴国和爱华,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无限热爱。对教师队伍中的丑恶现象敢于斗争,一个老资格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,他勇于向上级揭露,让集体的利益少受损失。

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年近6旬的他,告别杏坛归隐田园,艰辛劳作之余,他手握锄柄,驻足田间,目光深邃地望着远方,也许他看到了碧波粼粼的大海,也许看到了奋斗二十多年的三尺讲台……

十几年来,我和她相约来到了山前李村,专程拜望他——李廷振先生。进门时我的心是惴惴的。他目光如炬,用舵手特有的犀利之眼凝视了我十几秒,很快目光中充满了慈爱和认可,然后微微点头,我的心释然了,也让我和他由素昧平生转化为翁婿之道。

有“缘”千里来相会,无“缘”对面不相识。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是需要“缘”的,我们之间的相识相知,使我认识了一副贴着标签的铮铮铁骨。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也如同一杯佳酿,随着时间的流淌,历久弥香。如今,他早在十几年前就驾鹤西去,魂归道山,而我对他的认知却宛如泰山,须仰视才见。

一
创业不畏多艰难,科技赋能可攻关。
田畴艺术巧设计,誓将僻壤成乐园。
贫困山村蝶变快,凤凰引已树样板。
亲临参观感慨多,人才难得是关键。

二
车马有片牡丹园,栽植足达五周年。
主人创业有谱气,先见之明栽牡丹。
此举曾引事非争,牡丹花开增大观。
典型标新可推广,青州牡丹遍家园。

初春二题(新韵)

□ 崔安正

一
声喧晨鸟鸣枝高,燕子思归归旧巢。
日暖风和融雪化,一池霜露尚含娇。

二
细雨如酥润草芽,春桃绽蕊映溪苔。
黄莺轻舞鸣丝柳,唤醒山花次第开。

春之韵

□ 张忠武

峰峦叠翠云间绕,崖上寒玉滴冰凌。
杏花笑靥蜜蜂舞,春燕呢喃暖春情。
雁归纵飞漫长空,翠啼啼鸣鸣落幽声。
眼前美景谁言诗,但愿芳心倾酒觥。

喝火令·初春遣怀

□ 刘正齐

料峭春寒日,微微野静烟。柳丝轻坠舞翩跹。风雨四时更替,偏喜恋情缘。
记取书中句,重题案上笺。暑来寒往任流年。望盼春归,望盼雁飞还。望盼八方安定,但愿共婵娟。

迎春

□ 唐行玉

轻轻的一缕春风
掠过残雪的角落里
悄悄地叩响了门环
告诉我久违的消息
那一簇嫩黄
绽放了地的美丽
这是带着喜悦的信笺
让我激动不已
躲在墙角的麻雀
等待一场春泥

偶而三两声呢喃
可是爱情的传奇
春天像初生的婴儿
总是姗姗来迟
你看融化了的小河
是那么焦急
我推开我的惆怅
忘却荣辱失意
春天就要来了
我要去赴一场花事



生日蛋糕

□ 郑云生

读了《平凡的世界》,我又想起了多年前我曾读过的一篇文章,心里很震撼,很受感动。

有户山里人家,因住在大山里面,村里很穷,家里更穷。刚中学毕业的锁柱,不甘受穷,立志闯荡一番。

第一次出远门,满脸疲惫的父亲把他叫到煤油灯前说:“孩子,听说山西有许多煤矿缺人,咱村的大牛他们准备去那里打工,你去不去?”他的语气是询问,但眸子里却隐藏着企盼。望着父亲灯光中过早花白的头发,小伙子咬咬牙说:“我去。”

那一年,锁柱刚满17岁。来到山西大同,他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高的楼,那么平坦的路。劳动之余,他很想跑到灯红酒绿的地方玩一玩。可他没钱。这对他来说,永远是一种不可面对的诱惑。

矿工的日子很苦,劳动量很大,他那稚嫩的肩、纤弱的手很快就起了一串串血泡,很痛。然而他却很高兴,因为他终于可以挣钱养活自己了。

领工资的那天,他捧着花花绿绿的票子激动地双手颤抖不止……

他本村同去的大牛死了,死在倒塌的煤窑里。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的时候,已经分辨不出哪是鼻子哪是眼睛了,看见的只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。

矿上给了他家一万元抚恤金,同他的骨灰一起回到家乡。这次矿难事故吓坏了民工们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。锁柱的父母接他回去的时候,嘴里不停地念叨:“不干了,不干了,给多少钱也不干了!”

于是,锁柱又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,四面绵延的大山,一如既往。

可是他再也不是当年墨守成规的小孩子了。他常常在梦中看见一幢幢的高楼。

有一天,他12岁的妹妹过生日,母亲捧出一盘黄灿灿的玉米烙的饼,笑盈盈地说:“这是给你做的生日蛋糕。”妹妹雀跃地扑上去,贪婪地大口吃起来。看着眼前的一切,锁柱哭了。

“你怎么不吃?”母亲惊讶地问。锁柱坐着没动,也没吃,也没回答。为什么不吃?因为他知道这不是蛋糕,城里的蛋糕要比玉米饼子美丽得多,好吃得多。

可是,他怎么回答母亲的话呢?他敢肯定,她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真正的蛋糕。家乡每家每户的孩子过生日都是吃这种“蛋糕”,大概在母亲心里早已烙下了“蛋糕=玉米饼”的印记。可是,他怎么能残忍地告诉母亲,这不是蛋糕呢!

“你怎么不吃?”母亲依然望着他,再一次疑惑地问。

他终于开了口:“我要去山外。”

“山外有什么好的?鬼迷心窍了?”父亲恶狠狠地说:“难道你还想像大牛一样的下场?”

母亲也惊呆了,她摸着儿子的额头,颤声地说:“孩子,那不是说烧说胡说吧?”

锁柱慢慢推开母亲那老茧纵横的手,一字一句地说:“我要去山外!”

他知道,山外是另外一个世界,他更

大庄村的大刀王怀女

□ 杨远文

王府街道西南有个大庄村,村里的老人们都会讲一个“大刀王怀女”的故事。

上世纪30年代以前,青州西南山区匪患猖獗,经常发生抢劫和绑架事件,大庄村地处西南山脚下,有近2000人,成为土匪们袭击的重点村庄。村里人们也很彪悍,看到土匪来了,就大声吆喝邻居们来共同抵抗,老少爷们一起拿着锄头铁锨奋起反击,村民中经常有一位女汉子,五大三粗,皮肤黝黑,每次打土匪出手勇猛,土匪们对她十分忌惮。

这位女汉子是王家门儿里的,身形魁

伟,干农活样样是好手,却是个哑巴。

有一天,岭南边十几个土匪手执长枪棍棒,一起来找哑女干仗,想把她置于死地。哑女在家中见土匪来势汹汹,从后墙窗户跳出,向南山跑去。土匪们在南山上快追上她时,她一闪身躲进了一家破院子。

南山上以前有十几户人家,守着一处泉眼,称为黄泉村,因为泉水流入南阳河,所以又叫泉村。后来村民都搬到山下大庄里了,留下几个破落院子。

土匪们拿着长枪大刀,冲进院子里,看到哑女身影一闪躲进了西边的牛栏屋

里。土匪们骂骂咧咧,拿长枪往牛栏屋的门格子、窗格子里乱捅,后来干脆说,“进去逮住她!就在里面!”

有一个土匪手持单刀破门而入,刚进去就“嗷——”一声惨叫,一条胳膊连着肩膀被砍了下来,疼翻在地。

又一个土匪的长枪被磕飞了,一位红眉毛、绿眼睛、黄发倒卷、张着大嘴、呲着大牙的大个子黑姑娘,抡着一把又宽又沉、淌着鲜血的破铡刀冲了出来,一铡刀又砍在长枪被磕飞的土匪的脖子上,土匪头一歪,蛋蛋了。

土匪们喊一声:“我的娘啊!活见鬼了。”纷纷往外跑,哑女追上去又砍倒后面一个,剩下的土匪吓得屁滚尿流,落荒而逃,鞋子都跑掉了。

后来,人们说在山上被砍倒的三个土匪都死了,跑回去的土匪们,有一个吓尿了裤子的,有一个吓得精神失常的,他们都说这次是遇上母夜叉显灵了。

从此,土匪们再也不敢来大庄村了。乡亲们都说哑女简直就是杨家将故事里的“大刀王怀女”再世。每到逢年过节,戏班子来唱戏,大庄村必点《大刀王怀女》。

文明游天下 快乐你我他

